

兩邊

空氣裡
響起了電話鈴
一道清脆割破悶熱的空氣
話筒溢滿著急

不斷重複的動作
電影無聲
手忙腳亂 響著
首輪、二輪.....
開始奔流的等待

您所撥的電話無人回應

默劇不再放映

散場
抱著影子哭泣
不再響起電話鈴
跌入黑影的回音

下檔
失落從話筒四溢
漂浮在城市裡

號碼在垃圾桶裡 遺棄
迷失在記憶的蒙太奇

追日

當時間一到
眼裡關不住的橘黃
盡情傾洩
每天
她總是用血
祭奠夸父

葬禮由讚嘆和立誓搭建
人們開始從夸父的身上走下
接踵遠行
繞著最熟悉的圈
輪迴千年

奔向最遙遠的海岸線
抵達的時候
她已換上那一襲黃昏的衣

海水和鹹味交織 撲面
惹了滿身的鹽
飲不盡黃河
那年夸父走向雲夢
這年我們走進霓虹

穹廬那頭是無限好
這頭是近黃昏
在地平線前
手指圈出世界
承接她的重量

燈把夜晚灑了一地
每個人的手杖變成森林
一齣人生的戲

寫一首詩

努力穿越對街 如早
找尋一點詩句的碎片
黑鳥 懸掛
后羿將她遺忘了千年

是誰將那未完成的句子
放進藍天
要等到季風來臨時
接上
那時的屋簷發出詩的聲響
渲染了傘花

詩句不知道
一隻黑貓蹲坐在暗處
向她凝望
正趕路
不知今晚宿於何處

而我在大腦皮質裡迷路
帶著
一盒詩
一壺詩
一隻會寫詩的黑貓
等著
一幅皺褶的黑墨山水